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八十九

藝文志

五言絕句

唐

漢江　宋之問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湘中寄鬘山人　宋之問

願與道林近意在逍遥篇自有靈麓寺何用沃洲禪

送胡大　王昌齡

荆門不堪别況乃瀟湘秋何處遥望君江邊明月樓

江中對月　劉長卿

空洲夕斂烟望月湘江裏歷歷沙上人月中孤渡水

遊道林寺　戴叔虞

佳山路不遠俗侣到常稀及此烟霞暮相看夜欲歸

朗州閒詠　劉禹錫

星象垂鳥翼蠻陬相犬牙俚人歌竹節仙洞閉桃花

零陵早春　柳宗元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黄溪聞猿　柳宗元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再上湘江　柳宗元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昭君怨　張祜

萬里邊城遠千山行路難舉頭惟見日何處是長安

洗墨池　　李翺

騰有臨池興人稱協律郎至今蝌蚪跡猶帶墨痕香

宋

赤壁山　　王安石

日淨山如染風暝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

東渚二首　　張栻

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

小山幽桂叢歲暮靄佳色花落洞庭波秋風渺何極

西嶼二首　張栻

朝吟東渚風夕弄西嶼月人境諒非遥湖山自幽絶

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崑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

船齋二首　張栻

窓低蘆葦秋更有江湖思久已倦垂綸游魚不須避

考槃須在陸混濛水雲深正爾滄洲趣難忘魏闕心

柳堤　張栻

渚華初出水隄柳亦成行吟罷天津句薰風拂面涼

蘭澗二首　　張栻

藝蘭北澗側澗曲風紆餘願言植根固芬芳長慰予

光風浮碧澗蘭杜日猗猗竟歲無人采含薰只自知

石瀨二首　　張栻

疏此竹下渠潄彼澗中石暮舘遠寒聲秋後動澄碧

流泉自清瀉觸石短長鳴窮年竹根底知我讀書聲

山齋二首　　張栻

藏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數椽足

疊石小崢嶸修篁高下生地偏人跡罕古井轆轤鳴

濯清亭二首　張栻

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之不盈把怊悵暮忘饑

涉江采芙蓉十反心無斁不遇無極翁深理竟無識

城南書院十景十首　張栻

納湖

源源錫潭水滙此南城陰岸花有開落水盈無淺深

書樓

高樓出林杪中有千載書昔人不可見倚檻意何如

麗澤堂

長哦伐木篇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

蒙軒

開軒僅尋丈水行亦蕭疎客來須起敬題榜了翁書

卷雲亭

雲生山氣佳雲轉山氣靜隱几亦何心此氣相與永

月榭

危欄明倒影面面湧金波何處無佳月唯應此地多

琮琤谷

幽谷竹成陰懸流漱石聲不妨風月夕來此聽琮琤

聽雨舫

風吹渡頭雨㰖㰖篷上聲欣然會心處端復與誰評

採菱舟

杖策下亭阿水清魚可數郤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楚

南阜

湘水接洞庭秋山見遥碧南阜時一登搔首意無數

十景為敬夫賦　　朱子

納湖

詩筒連畫卷坐看復行吟想像湖南水秋來幾許深

書樓

君家一編書不自圯上得石室寄林端時來玩幽賾

麗澤堂

堂後林影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懷我意千里夢相尋

蒙軒

先生湖海姿蒙養今日閟銘坐仰先賢點畫存家繫

卷雲亭

西山雲氣深徙倚一舒歗浩蕩忽搴開爲君展遐眺

月榭

月色三秋白湖光四面平與君凌倒影上下極高明

琮琤谷

湖光湛可流嵌竇亦潛伏倚杖忽琮琤竹聲無覓處

聽雨舫

維舟停畫槳容與得高眠夢破篷窓雨寒聲動一川

採菱舟

湖平秋水碧桂棹木蘭舟一曲菱歌晚驚飛欲下鷗

南阜

高郵復層覲何日共登臨一目寒江盡寒江列暮岑

元

江天暮雪　　　揭奚斯

孤舟三月往不見有人家紛紛竹籬處却恐是梅花

明

夕上江陵二首　　　楊慎

熒熒沙市燈統統黄潭鼓悠悠隱後帆遥遥仍前渚

水落沙溆寛鴈聲驚早寒舟子夜不寐北風吹雀竿

過恨這關　　　任家相

楚塞諸山盡巑岏烏道還關頭停馭客不為路行難

皇清

雨泊瀟湘　蕭企昭

遠影晴川閣低看大别山江湖千頃濕風雨一舟閒

黄帝岩在衡嶽　彭齡

攢峯岩石亂萬里海雲横父老言黄帝吾心自赤城

七言絶句

唐

湘中早春　杜審言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
不似湘江水北流
泛洞庭　張說
平湖一望水連天秋景千尋下洞泉忽驚水上江華滿
疑是乘舟到日邊
黄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黄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
唯見長江天際流

望天門山　李白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巴陵贈賈舍人　　李白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

憐君不遣到長沙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遥有此寄　李白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

隨風直到夜郎西

洞庭湖　　李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見白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衡山　　李白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回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

寄衡岳僧　　釋懷素

祝融高座對寒峯雲水昭丘幾萬重五月衲衣猶擁火起來白鶴冷青松

西亭春望　　賈至

日長風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笛能使春心滿洞庭

與李白同泛洞庭　　賈至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扁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欸乃曲有序　　元結

大歷初結爲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

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曲五首命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

一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時與俗未安閒來謁大官兼問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二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三

千里風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頀音

四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巔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五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

應絶高人乘興船

歸鴈　　錢起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夜泊湘江　　郎士元

湘山水落洞庭波湘水連雲秋鴈多寂寞舟中人借問月明只自聽漁歌

寄楊衡州　　韓翃

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朝來笑向歸鴻道
早晩羣飛見主人
湘中送友人　　顧況
青草湖邊日色低黄茅嶂裏鷓鴣啼丈夫飄泊今如此
一曲長歌楚水西
湘南即事　　戴叔倫
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東流去
不為愁人住少時

君山　　劉禹錫

午夜君山玩月迴西隣小圃碧蓮開天香風露蒼然冷雲在清霄鶴未來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柳宗元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回鴈時

四祖山　　柳宗元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

欲採蘋花不自由

汨羅　　柳宗元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汨羅道

莫將波浪枉明時

題楚昭王廟　　韓愈

邱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

一間茅屋祭昭王

贈張侍御二首　　韓愈

休垂絶徼千行泪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
可憐同聽不同愁

又

山作劍攢江瀉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
終日思歸此日歸

郴口又贈張十功曹　　韓　愈

雪颭霜翻看不分雷驚電轉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
何限青天無片雲

送毛令　　呂温

布帛精麄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别無他囑惟是蒲鞭也莫施

劉郎浦　　呂溫

吳蜀成婚此水潯珍珠步障幄黄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白雪樓　　白居易

白雪樓中一望鄉青山簇簇水茫茫朝來渡口逢京使

說到煙塵近洛陽

次漢上　　　賈島

習家池沼草萋萋嵐樹光中信馬蹄漢主廟前襄水碧一聲風角夕陽低

巴東夜雨　　　李商隱

欲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窻燭却話巴東夜雨時

題齊安城樓　　　杜牧

嗚軋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
故鄉七十五長亭

赤壁　　　　杜　牧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三十六灣　　　　許　渾

縹緲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灘聲夜深吹笛移船去
三十六灣秋月明

湘中怨　　温庭筠

冰簟銀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鴈聲遠過瀟湘去
十二樓中月自明

漢陽太白樓　　李羣玉

江上紅樓翠靄間滿簾江水滿窻山青楓緑草將愁去
遠入吳雲暝不還

瞿童仙徑　　李羣玉

我到瞿童上昇處山川西望使人愁紫雲白鶴去不返

唯有桃花溪水流

湘中紀　崔塗

煙愁雲細雪冥冥杜蘭香老三湘清故山望斷不知處

鷓鴣隔花啼一聲

初過漢江　李建勲

襄陽好向峴亭看人物蕭條屬歲闌爲報習家多置酒

夜來風雪過江寒

題武陵　曹唐

此生終使此身閒不是秦時且要還努力桃花與流水莫辭相送到人間

君山　程賀

曾遊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自古無云是崑崙山頂石海風飄落洞庭湖

過洞庭　唐温如

西風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髮多醉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

送劉萱之道州謁崔大夫　劉長卿

沅水悠悠湘水春臨岐南望一沾巾信陵門下三千客君到長沙見幾人

題湘上草堂　僧皎然

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峯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宋

秋風亭　蘇軾

人知公惠在巴東不識三朝社稷功平日孤舟在何處
江亭依舊傍秋風

浮雲樓　　鄭獬

樓在浮雲縹緲間浮雲破處見朱闌山光對入郢城紫
溪影横飛夢澤寒

長沙　　周光嶽

江上南風起白蘋長沙城郭異咸秦故鄉猶自嫌卑濕
何況當時賦鵩人

藏春亭　　阮閲

萬紫千紅一徑深臙脂為地粉為林有人來問春何在向道花間無處尋

東山劉瞻讀書處　　丁逢

水遶山圍夏木蒼舊時賢相讀書堂窻間遠岫供吟遍來倚闌干半月凉

瀟湘八景圖詩總序　　米芾

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

湖而南皆二水所經至湘陰始與沅之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水若湖之北則漢沔湯湯不得謂之瀟湘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洞庭南來浩淼沉碧疊嶂層嵓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煙霞之吞吐風帆沙鳥出没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則瀟湘之大觀也若夫八景之極致則具列於左各系以序

瀟湘夜雨

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泣珠之淵客悲鼓瑟之湘靈大王長嘯起雄風又逐行雲入夢中想像瑤臺環珮濕令人腸斷楚江東

山市晴嵐

依山為郭列肆為居魚蝦之會菱芡之都來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縹緲巒表縈紆翠含山色

紅射朝暉舒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虚

亂峯空翠晴還濕山市嵐昏近覺遥正值微寒堪索醉

酒旗從此不須招

遠浦歸帆

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舟捷如飛羽幸濟

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覯笑容與

江漢遊女石榴裙一道菱歌兩岸聞佑客歸帆休悵望

閨中紅粉正思君

煙寺晚鐘

暝入松門陰生蓮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蒲牢一聲猿驚鶴舉幽谷雲藏東山月吐

絶頂高僧未易逢禪床長被白雲封殘鐘已罷寥天遠杖錫時過紫蓋峯

漁村夕照

翼翼其廬瀕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膾有酒可需收綸捲網其樂何如西山之暉

在我桑揄

曬網柴門返照新桃花流水認前津買魚酤酒湘江去

遠弔懷沙作賦人

洞庭秋月

君山南來浩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

夜氣既清清露斯零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霓

裳之清影來廣樂之天聲纎雲不起上下虛明

李白曾檇月下仙煙波秋醉洞庭船我來更欲騎黄鶴

直上高樓一醉眠

平沙落雁

霜清木落蘆葦蒼蒼羣雁肅肅有列其行或飲或啄或鳴或翔匪工林之不美懼繒繳之是將

雲飛水宿聊以隨陽

陣斷衡陽惜此迴沙明水碧岸莓苔相呼正喜無繒繳

又被孤城畫角催

江天暮雪

歲晏江空風嚴水結馮夷翦冰亂飄洒雪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釣寒潭于焉曠絕

蓑笠無踪失釣船彤雲黯淡混江天湘妃獨對君山老鏡裏修眉已皓然

祝融峯　　朱子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欲盪胸濁酒三盃豪興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蓮花峰　　朱子

月曉風清墮白蓮世間無物敢爭妍如何今夜峯頭雪撩得新詩續舊篇

七日嶽麓道中尋梅不獲十日遇雪　朱子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莫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約急雪無端更滿襟

登道鄉臺夜歸得五絶　張栻

三年不作山中客才踏船舷眼便明曳杖直登千尺磴

尚欣脚力慰平生

舊日書堂倚翠屏只今棟宇尚高明門前恍若聞絃誦

㶁㶁遶墻流水聲

道傍老松高拂青剗心取眼破何人説與往來須愛護

雪霜時節看長身

人來人去空千古花落花開任四時白鹿泉頭茶味永

山僧兀自不曾知

湘江歲晚水清淺橘洲霜後猶青葱歸舟着夜未渠進

且看魚火聽踈鐘

城南書院雜咏十六首　　張栻

差差竹影連波静細細荷風透屋香午寂睡餘聊隱几人間何事較閒忙

新竹成林蕉葉青隔籬深處有蟬鳴晚凉更覺長隄静自遶荷花待月明

指前樹影閒還合葉低蟬聲短復長睡起更衣茶味永客來聊共竹風凉

秋風颯颯林塘晚萬綠叢中數點紅若識榮枯是真實不知何物是談空

移得幽蘭幾本來竹籬深處手培栽芬芳不必紉為佩月白風清取自開

晚來天氣更清新獨倚欄干正暮春花落花開鶯自語東風吹水細鱗鱗

無言桃柳也成陰葉底黄鸝自好音一縷罏煙清晝永韋編卷罷短長吟

化工生意源源在靜處詳觀總不偏飛絮滿空春不盡
新荷貼水已田田
莫道閒中一事無閒中事業有工夫閉門清晝讀書罷
掃地焚香自到晡
亭畔薰風盡日凉來從水面過新篁悠然便覺盈襟抱
千古虞絃意未央
朝陽初上藕花香下馬虛亭一味凉山鳥自呼魚自樂
誰云身世可相忘

睡覺西山月正平荷風不斷曉凉生園中雙鶴知人意
已作金風警露聲
西風半夜摧炎暑曉看雲横天際秋時序轉移皆妙理
唯應及早戒衣裘
新凉修竹意逾静初日芙蕖色倍明物態直須閑裏見
人情多向快中生
四面紅蕖鏡緑波晚凉奈此野情何憑城更覺看山隱
入户還欣待月多

今年少雨菊花遲新蕋方開兩三枝但得悠然真意在青山何處不相宜

城南即事二首　張栻

活泉細引忽盈溝自遶書齋濺濺流添得眼前無限思石橋竹塢共清幽

一春風雨水平湖更覺湖心月掛孤坐看白花開落遍依然山色對清廬

嶽麓尋梅不獲和元晦韻　張栻

眼前飛雪灑千林更着寒溪水淺深應有梅花連夜發却煩詩句寫愁襟

秋風亭

江水秋風宋玉悲長官手自葺茅茨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

元

太平興國寺栢　　虞　集

憑陵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禹手栽想見樓頭黃鶴客

一年一度此山來

明

過茶陵　解縉

清江一曲弄晴暉樹色山光綠染衣正好垂綸尋酒伴休官更買釣船歸

同開府閱城　邊貢

睥睨連雲十二樓西南形勝數荆州已教峴首爲屏繞更遣巴江作帶流

入峽　　詹同

黄牛廟下水如絃白狗峽中數尺天百丈牽春上巴蜀巖花無數照江船

迓郡書感　　謝省

竹馬重迎太守還年豐事簡吏民閑寇君暫借終難久先有歸心在故山

發郡中偶成　　謝省

解綬浮江出邵陵一麾天地鬢星星小舟蕩漾空無物

載得民情過洞庭

漢江古意　張居正

漢江東流風作波南船北船愁經過舟師縮手把雙槳對客唱公無渡河

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含煙大隄高樓酒初熟歎吟且駐木蘭船

題攸水　楊一清

入畫晴江曉色分東風吹碧盡成紋買舟若過三湘日

應把清波弄白雲

遊南嶽　楊一位

遊趣深知李謫仙浮家晚泊楚江煙衡山七十二峯好一箇峯頭住一年

憶衡山　陳獻章

南嶽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

覩羊叔子墮淚碑　袁宏道

欲知叔子恩多少但看龜趺碧淺深銅雀臺中歌舞妓
那能揮淚到如今
天聖巖　　伍讓
白雲居士拾瑤華來往人間歲月賒一自驂鸞輕舉後
湍山猶帶舊煙霞
寓花源　　僧三休
隔江人唱浪淘沙月上梧桐影未斜客到潯陽談往事
青衫無淚濕琵琶

宋玉墓　顏餘

曾於騷賦見高才秋本無心人自哀江樹不知詞客意年年霜葉下荒臺

董孝子墓　陳瑚

孝子行傭為老親到今雙冢傍湖濱休將織絹疑天女好與千秋感路人

皇清

洞庭湖櫂歌　朱丕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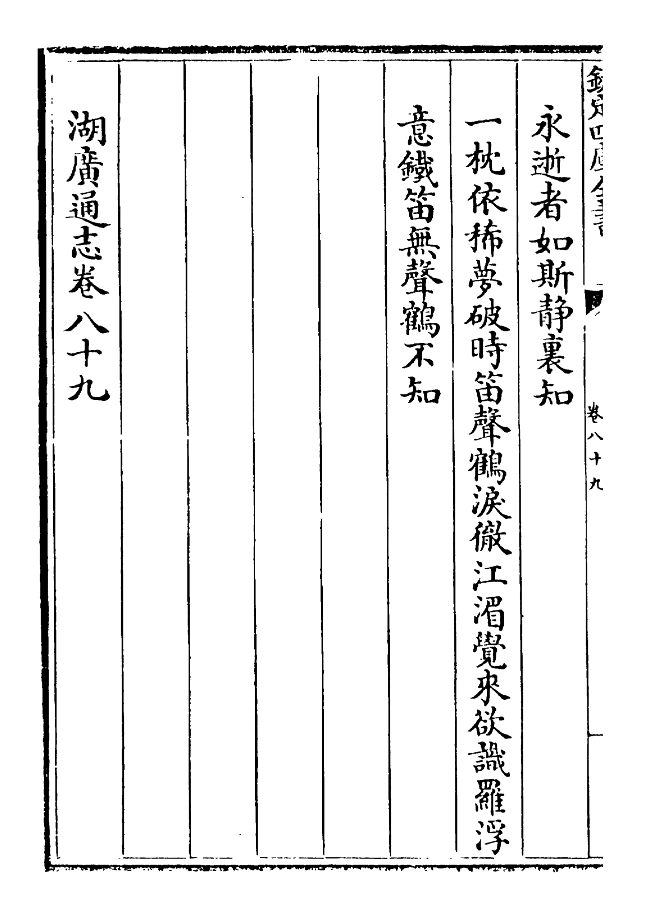
白馬磯前湖水深白鶴山頭鐵笛吟忽聽女兒唱歌去山長水遠杳難尋

岳陽十月不曾凉雷未收聲虹未藏昨日江南新到客白羅衫子葛衣裳

緑蓑青箬碧灣邊初熟黄梅雨半天結得青絲千縷網還須折柳串銀鯿

次石碑黄鶴樓吕仙原韻二首　　卞　澍

石室良緣會有時仙風飄緲水之湄樓頭賸得江流



永逝者如斯靜裏知

一枕依稀夢破時笛聲鶴淚徹江湄覺來欲識羅浮

意鐵笛無聲鶴不知

湖廣通志卷八十九

湖廣通志卷九十

藝文志

表

晉

讓開府表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内外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

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顧復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葢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

化巳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
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
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
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
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
臣所見雖狹據令光禄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
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應涖
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内外之

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唐

荆南謝上表　張說

伏奉二月二十五日制書除臣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拜

命荒服浮舟遄泝以今月十七日到州上訖山列楚望水横南紀德非羊祜迹謝宋均何以鎮静流亡攘除猛虒臣説申謝臣宿濫宸眷累塵榮奬福過生災至剛多缺一辭庭闕已涉五年不有自白之書竟無因人之請天光燭照雲霧頓披窘鱗更躍鎩翮仍翥揣分瞻恩何階及此媿乏才能不足宣揚皇風敢竭心力少冀上酬

元造

代伊僕射謝男宥授安州刺史表　呂溫

雷驚里巷日照閭門寵命自天戰踊無地臣誠懼誠感
頓首頓首臣聞惟君任臣固無虛授知子者父敢私不
才臣頃者伏以聖政維新時清無事遂絕指縱之望求
申念主之誠陛下以臣統兵歲深周陟艱險長三軍之
子弟積百戰之瘡痍將有去留念其情義理資感勵事
貴便安爰勅臣男試總戎務臣雖訓之以義教之以忠
而鈍拙有涯策磨靡及童兒代斲每懷傷手之憂小子
在邊曾靡折屐之喜將何遽膺寵數荐沐恩光直授竹

符就加金組且祁午之為軍尉父已懸車陸抗之將父兵子非綵服豈比臣身居端右男領方州鳴玉會朝朱轓行縣焜燿中外超冠古今名數之樂何如人臣之事斯極千載至公之運獨被殊私萬物咸遂之辰先蒙曲澤瀝肝呈膽莫盡微誠毀族殞身不足為報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伏奉某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無

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惟聖恩推澤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謹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因答生成之造

黄州刺史謝上表

杜牧

奉某月某日勅旨自某官授臣黄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牧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自出身以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四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日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惟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愚昧一自到任憂惕不勝動作舉止惟恐罪悔伏以黄州在大江之側雲夢澤南古有蠻風今盡華俗户不滿二萬税錢纔三

萬貫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罪惡臣雖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不信德教專任刑名二主相繼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寛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惟德是務愛民如愛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

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葢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之法以治古之教齊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國家自有天下以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内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動搖今自陛下即位以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有罹艱究一皆存恤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阸無不歡戴受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

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吏長人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蒸其和氣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然豈材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悃懇血誠之至

宋

到黄州謝表

蘇軾

狂愚冐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
以自新祗服訓詞惟知感涕申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
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
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
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
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
容按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
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鷹䳺之野保

全㦶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
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
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没
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念聖世
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
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戰慄之
至

河陽謝上表　　馮京

久塵右地無補聖明坐竊强藩尚寛罪戾恩私滋望愧悚兼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傾危之下便荷異數究極寵光䟦䟦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肩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衆口

乞麾之請遽惻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堂皇尤峻使傳罕經於館候訟牒希至於庭除加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施為有便頤養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進退保全顧何心顏敢愛軀命惟顧稍加藥餌葢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還於舊觀烟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明

進承天大誌表

張居正

伏以王業始基而弘一統丕昭長發之祥聖人受命而撫萬方茂應中興之運勲華協德謨烈重光爰裒輯以成書用垂貽而作範竊惟帝圖肇啟固錫祚之自天王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黃帝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縣姜水以宅尊姬籙將昌澤豫培於豐芑漢基既建念仍注於枌榆振古如玆於今為盛惟承天之封域實南土之

隩區禹別荆州躔鶉火而幅員斯廣熊開楚甸標橘木而疆守滋雄川嶽儲精貞元遘會我睿宗獻皇帝聖修王度邁至德於周文慈孝獻皇后内治母儀嗣徽音於太姒封之赤社王此大邦式國刑家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累厚謳歌係四海之心乃基駿命以維新聿肇鴻休之有俶恭惟皇帝陛下慶承燕翼期應龍飛握温洛之貞符嗣膺寶歷協天潢之吉兆入御瑶樞遡懷佑啟之洪恩特舉尊崇之曠典覲耿光而揚大烈丕振先猷

建皇極以敘彝倫適追來孝追慈宮之南祔勤御蹕以
躬臨卜吉壤於純山廓新規於舊邸帝暉下爥騰周歌
夏諺之歡天藻貽回軼過沛横汾之詠聖澤溢江而洽
漢皇風動邇以及遐至若禮文樂器之掌在祠官及夫
靈囿甫田之貽諸世守閎謨偉績皆古昔之稀聞大賚
隆施藎臣民之殊遇匪表章於今日曷炳耀於將來顧
守臣纂述之初雖塵御覽而紀事體裁之謬未當淵衷
豈謂無徵實將有待屬以昊恩申佑降瑞運於山陵緬

惟世德彌昭切孝思於岵屺遂頒渙號俾闡賁文高館
宏開簡儒臣而載筆嘉名焕錫勞宸翰以標題惟誌之
為稱其義本屬於郡國而此書所載其事則繫於朝廷
既不容盡同左右史之文又安可仍襲方輿家之體乃
加裁定載用討論志在尊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
摭實列四十卷以總其凡父作之子述之聖而繼聖盡
美也盡善也書不一書藏名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
刋之典遵先王而監於成憲慰九重罔極之懷顧臣等

學本面墻見同窺管繪乾坤之高大曷能擬諸形容瞻
日月之光華何以加其潤色僅効編摩之職莫殫揚厲
之忱伏願治普文明化成孝理神祇篤祐三都鞏磐石
之安宗社綏休億載衍皇圖之慶

湖廣通志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九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阮鍾景

湖廣通志卷九十二

藝文志

疏

明

興都事宜疏　　王宗載

臣惟皇上嗣膺丕圖渙頒明詔凡一切官邪民蠹悉賜湔除冗費橫征痛加釐革所以光昭先德子惠羣生甚

盛舉也然興都之地其隱憂積弊什伯四方凋瘵傷殘日甚一日特以僻在荆鄙未嘗處分臣生長其間見聞頗悉幸逢盛際義不容默敬條為五事以備採擇惟皇上試垂聽焉一曰革莊田以紓民困弘治七年分封獻帝於安陸州因以郢梁二王所遺莊田屬焉此固親親之義所宜然也而其時田有定額賦有定數經管人役莫敢肆其侵陵未始有稱不便者迨以其田改為皇莊特命守備太監專理其事遂得憑藉聲勢陵轢軍民或

因經界相連而任其兼并莫敢誰何或因彼此相爭而誘其投獻陰為報復小民既入國儲復徵莊課一田兩稅已不堪命而姦書積吏多方掊尅又百倍於公家之徵甚至訪有殷富平民既誣以侵占莊田徑行拘禁務罄竭家資滿其所欲而後僅以身免撫按諸司稍為分理一被誣奏莫能自明如鍾祥縣民周章投獻豐樂河田地有包御史據法衆治而遂致謫戍荆門州民熊尚仁被占沙洋村淤湖有劉知府受詞問斷而竟被中傷

此皆往事之可據者而今則為患益熾矣臣竊以為王者以四海為家尺地莫非其有乃另設莊田下同藩國非所以弘聖治而大一統也今合無查將前項田地係軍者復歸於衛所係民者復歸於府縣一應錢糧或解内帑收貯或留守備府支用俱令軍衛有司照數催徵徑自起解不許仍差書辦校尉下鄉科索如此庶惟正之供既不缺於上無名之徵亦可省於下矣二曰裁冗員以肅官常嘉靖初年因潛邸禮生陳珮等從龍至京

各圖錄用乃於興都祭祀署及郢府梁府岳懐王等處添設奉祀等官十餘員名即以前項禮生除補初不過備員數典祀而已其後漸希恩寵妄生事端因奏添補排夫役三十餘名分管守衛校丁二百餘名假以廵禁山陵為名縱横鄉曲受理民詞出入府縣屬託公事任是秩者往往有榮身肥家之驗遂致富豪之民競輸錢以圖選授每一官而三四人共之且其考覈不經於撫按黜陟不係於銓衡惟納重賄於守備即得題請越次

除補此雖職業微尠而計其歲入傷財已不貲矣至於修演道教已有道紀司而復設道官三員焚修元祐宫守衛陵寢已有顯陵衛而復差錦衣衛官一員巡視山陵此輩一出皆僣擁輿蓋縻費芻糧挾制有司阿附守備無益於事而有損於民者也今合無查將前項奉祀等官每處量留一員以供祀典其餘不論見任候缺盡行裁革仍聽本處撫按一體考察有不職者不時論斥員缺吏部徑題除補守備太監不得專擅奏請其元祐

宮香火即令道紀司焚修陵寢即差顯陵衛指揮巡視
前項添設道官及添差錦衣衛官俱行裁革如此庶官
有定員而名器不濫事有定體而財用可省矣三曰定
經制以清冒濫夫顯陵之有陵户元祐宮之有廟夫初
不過八十餘家凡一應賦役皆得全户蠲免亦未為不
可也何比年以來各役狎愛恃恩奏領護勅冒名寄籍
漸斎成規或人止一丁而混開親識至數十丁或田止
百畝而受寄富豪至數萬畝一切繁重差役彼皆秋毫

無與而貧民之累則日益加重矣至若守備府書辦校尉置買民田本無應免之例乃亦遞相傚傚槩行告免有司無不順承民間有犯人命强盜違法重情者輙藏匿前項人户有司不敢追索是皆以守備為之私庇而法令難行故也若及今不為限制後將不知所終矣今合無查將前項陵户廟夫原領護勅俱行追繳仍查每户應免丁田若干限定等則不得槩稱全户致滋冒濫其書辦校尉有置買民田者俱令一體當差不許遺累

平民及藏匿罪人違者聽有司徑自究治如此庶法制嚴明姦猾不得趨避徭役適均貧愚不致偏累矣四曰正進貢以省科派興都地瘠民貧諸凡土產皆四方所有自國初以來未有以方物進者嘉靖四十一年守備太監張方希恩齎予越分逢迎凡果穀魚米粗重之物皆分派州縣責令里甲買辦以充上貢雖非其地之所出時之所有而槩取派州縣無敢違者令小民百倍其值而有不恤也且其供上用者猶有常品充私饋者漫

無紀極本地之出辦既竭其膏脂沿途之轉輸又急於星火所過驛遞無不騷然蓋不止於一方受病而已也夫國朝歲進之制載於令甲俱有定式此既不係舊例又未奉有明旨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合無查將前項進貢方物俱行停止不許守備太監仍假此名妄差官校需索州縣騷擾驛遞違者聽所在官司一體參治如此則阿奉無由而希兾之途塞取用有節而傕科之患除矣五曰正事權以絶弊源夫守備之設專為衛陵寢供

糞除於府縣無監臨之責於軍民無統馭之權也惟自太監廖斌煽禍於前張方繼之亦稔其惡奔走司府剥削軍民遂使事權轇轕而政體乖張有不止於前所言者如縱主文書辦誆詐民財有王相等三百首惡見犯罪於法司設緝事校尉羅織人罪者有朱敬德等二百餘名廣索騙於合郡姤鄭知府之執法遂假以糧餉不給而縱軍士喧噪於府中忿陸知縣之節財因託以夫役不敷而令校卒窘辱於庭内水災之後所損者特紅

墻數丈耳方欲鼎建而冒功輒揑奏以罔上常賦之外所貢者特魚米數品耳方欲通賄而圖寵因假公以濟私凡其蠹國殃民肆行無忌皆由事權太重而院司府縣俱拱手受成故也今合無查照鳳陽事體令守備之與方面有司止許以表裏衙門相待不得以上下體統相臨其該府一應事情關係陵寢者俱令會同本處撫按計議題請守備太監毋得任情妄奏書辦校尉量留數名以供守衛其餘盡行裁革不許仍差緝事致滋民

害違者聽撫按官一體叅治如此庶事權不偏而官得行其志邪慝不作而民得安其生矣夫此五者其因仍浸漬雖亦有年而敢於怙恃巧於彌縫則至張方爲尤甚也若張方不去而欲議地方之因革是猶遡風而縱棹矣況今南京蘇杭織造内臣未聞顯過亦蒙撤回此獨不可易而俾流毒於一方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方先行革去另選端慎内臣以充守備仍行本處撫按將前項事宜逐一查處務令上

可以妥先靈而下有以蘇民瘼則啟佑之謨可垂不朽而繼述之孝亦永有光矣

十事疏節錄　　鄧貞

其一曰吏部職專選法洪武中内外諸司官吏俱有定額令冗員甚繁日增於舊非任官惟賢初意凡各處考滿官到部當辨其賢否優劣年勞久近以為黜陟今有積歲至七八考不得遷一級者有朞年未滿即陞數級者凡進士監生出身自有定例令驟除方面躐躋華要

者亦有除授佐貳沉滯末僚者何弗倫也至叅補吏典立選撥正撥之名此吏部之弊也二曰户部職掌錢糧出納尤當慎用令各府州縣稅糧或經二三年四五年不完者本部恬不為意每年指以催徵為名紛然遣官在外有一二年三五年不返者惟務剥害良民以致田里不安賦稅多逋本部明知其非皆不舉奏其諸色稅糧既已送納到倉而官攢人等通同盜賣虛出通關亦有未曾送納到倉各府州縣夤緣為奸偽造通關奏繳

到部此戸部之弊也三曰禮部職掌禮儀凡各處朝貢使臣至京隨當具奏接待如儀不使遠人觖望今飲食供帳委之會同館應賞賜者故意遲留又有各處土目來貢者往往不即奏達止令於會同館聽候或十日半月不引奏者或已進貢不即發遣此禮官之弊也四曰兵部職掌兵政凡天下軍馬多寡虛實當周知如其衛某所見在軍馬若干欠缺逃亡若干時常檢點具奏整理今乃尸位素餐優游度日兵務廢弛馬政不修軍伍

不整有經三五年十數年空歇不補者馬匹孳生有三五年拖欠不完者是致各衛通同作弊互相蒙蔽貪贓壞法非止一端此兵部之弊也五曰刑部都察院黑白不分是非顛倒令人無所控訴亦有淹禁三五年十年者皆委而不問審決之際所在官司畧不究心推鞫以致死於非辜大理寺職在祥刑一槩蒙隱隨其輕重高下不能有所辨理正若癡愚旅進旅退此刑官之弊也六曰工部職掌造作今所急務者惟行在宫殿其諸造

作皆可隨宜乃不度民力不分緩急採買物料以一科百以十科千動至數千萬計民受其害不可勝言且工匠輩有連年服役不少閒者有經年買閑在外生理者有狡猾託故而逃避者致役使不均人心不服舊制凡軍器除存留操備其餘皆令入庫遇有損壞或補造就各衛軍器局修治不許私製近有無知小人私帶軍器及私藏其家或公行貨賣不知此等軍器何人製造舊制官府買辦物料止收本色今貪利之徒一槩攬納不

收本等物料而折收鈔貫等項恣肆貪殘吮民膏血此工部之弊也九曰洪武中各衛官旗軍士編成隊伍各有統屬今擅將別衛軍士入伍又行招納逋藏逃匿此軍政之弊也十曰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惟躭貨賄軍伍空缺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該管官吏徇私作弊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受贓故免及以差使為由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凡此十事皆今日急務宜令所司各舉

其職而後天下之治成矣

請戒諭羣臣疏　　張居正

玆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朝政始覺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臣等謹擬勑諭一道具稿呈覽伏乞聖明裁定宣諭施行葢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沖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

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闚隙竇巧為躐取之謀鼓煽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愛惡横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禄以養交毋依阿洪忍以隨時毋噂沓翕訿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念分猷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

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緜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

進帝鑑圖說疏　　張居正

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其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出於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於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酖者之必殺以

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返已内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仰惟皇上天縱英資光應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内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踈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效啟沃者其道無繇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强等畧倣伊尹之言考

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元邈紀事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僭名歷代帝鑑圖說上陳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美惡

并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氷鏡澄空而姸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源庶幾畧備矣伏望皇上俯覽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備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可純事事合理德可媲於堯舜治將垺

於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為模範者矣

劾内官陳增再請停開礦疏　郝敬

謹題為宦豎抗違明旨大肆貪殘懇乞嚴刑勘問以𤀹
民怨并賜停止開礦以杜禍源事臣於本月初八日辦
事該科接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知縣吴宗堯揭帖内稱
開礦内監陳增背旨營私剥官虐民包買鉛砂抽丁加
派種種不法一句一切齒一字一墮淚小民不得聊其

生有司不得奉其職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於通都狐鼠公行於白晝日甚一日莫之敢問是祖宗憲章虛設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預外事高皇帝之懿訓也貂璫進用差使絡繹是中葉之敝政耳今陛下不能遠法高皇帝而近襲中葉已過矣幸明旨勅下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帑不許加派小民庶幾救水火之萬一而今據宗堯所奏無論山東六州二十九縣即盐都一縣一年之內已支費過官銀二千兩非無據

也出巡比較打死臨朐縣礦夫孫有枷屍三日貧民單
枝韓文等被禁刑富戶翟犖徐大亮等遭擄掠非無據
也計口抽丁包派金銀益都一縣丁夫一千派銀三千
六百兩又派鉛價銀一千八十兩合省六州二十九縣
歲派銀十餘萬兩非無據也罪案千條覼縷萬言膚受
之愬如臣所摘豈無影響與明旨大相違背不行勘問
何以正貪殘之罪彰陛下無私之明夫宗堯一縣令耳
任未滿一年書生貧苦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橫挑虎

口前日之章國賢覆轍未遠也且開採一事諸臣百言而皇上百不聽豈因一有司而遂聽之向使百言而皇上百聽豈因一有司言遂不聽之彼何若捐七尺之軀冒雷霆之怒徼必不可得之倖而呼必不可回之天乎想其中必有萬不得已者不一勘問何以服其心然此如人病危急而治其標耳設使自今以往開採之役不停內臣之差遣不罷雖禁其勿擾而實教之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支費官銀而終不免

於支費也葢彼小人之腹明知陛下所謂勿擾者寬慰
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需求者為阻撓之大罪
有司以騷擾為違旨而内臣又以阻撓為違旨有司之
論違旨未必行而内臣之論違旨者遭箠閗矣天下仰
窺陛下之意在此不在彼雖三令五申何益豈惟陳增
不信臣亦不信天下吏民亦不信之矣將來之患何其
有極臣竊窺陛下所以不信臣之言者其故有二臣昔
嘗言開礦不利今且獲利萬金矣臣昔嘗言開礦有害

今晏然無事矣然而陛下所謂利者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陛下所謂無害者在目前之苟安而臣所謂害者在未來之叵測如但以帑藏為利而閭閻為非利此則臣之所未解矣如必待禍之已然而始信其實然此則臣之所不忍言矣伏惟陛下念倚伏之機究聚散之理納苦口之諫燭逢迎之姦渙發明詔停止開採豺狼狐鼠雖欲搏噬其勢自無由已如曰經費不足開採之役原非為經費也如曰內帑空

虚鋪宫之買辦猶取諸外府也則天下之疑陛下者深而陛下之明旨不過為愚弄臣下之虚文奈何宦竪輩不弁髦視之也哉乞陛下先行停止然後將宗堯所奏行該撫按查勘以明陛下之無私據宗堯疏内述陳增口語撫按官奏請皆留中惟已奏即允行陛下此意外人雖知之而不敢言陳增公然言之而不少諱明歸過於君父以挾制臣民罪莫大焉惡莫加焉乞將臣疏與宗堯所奏一併批發臣言是陛下鑒其直而宥其死臣

言非則誅戮之斥逐之亦足以畢臣之言責彰陛下之
英斷儻一槩含糊留中不發忠欵徒勤天聽愈遠疾痛
呼而不應蟊賊猖而不誅日積月累以致天變人離雖
遍大地為黄金盡河沙為珠玉而瓦解之勢成天下之
事去矣然後取臣今日之言追思之取今日敗壞天下
之小人而族滅之亦何補於危亡之數哉伏惟陛下早
賜裁決生民幸甚宗社幸甚

劾嚴嵩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中外治安矣頃年我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綱而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懐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可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陛下之覽察或為言官之論列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輙加咎譴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薙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陛下言之自

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溥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太祖深監前

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國柄明掌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咸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遇乃因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冒往昔之所戒以為行能賕通萬國兜含九地引用奸邪

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
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殆有甚焉如吏部
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
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
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
皆來稱壽折綴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
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
府邊陲之管嵩總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

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感其恩者至於歳時皆來叩頭菓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㳺桂二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寀

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家侍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家
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
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計禮物之豐菲簡書
之疏密是以方正忠謀之士不得為陛下用此嵩誤負
之罪二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
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時檢金銀器皿以紀入
庫之數前列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都無置處一
切發琅金銀美人高數尺者並金銀溺器狼藉桌下方

物奇珍京坻叢集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産投獻地宅不違悉數閳相府之後别置庫室五間下鑿一丈二尺傍砌大石上布堅板室積石灰煤炭云内皆珍寳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並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其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疋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

緩即綑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者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葢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大官之滋味不過數品葢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州四方之待嵩有甚於待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

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國之久亦惟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恩之罪尚小賣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陛下而但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降災於天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近因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於陛下

有骨肉之親嵩於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國之謀矣而乃因陛下不直人言遂愈縱谿壑不顧賢否自為編修以迄於今聚類養惡凡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若伊耕梁紹儒之類則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而其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非嚴氏之姓實同一本之親其孤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内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葢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

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算及鷄豚嗟怨之聲徹入蒼旻以公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梟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

篳楚之慘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儻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於嵩之右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隂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任信之哉臣聞陛下之帑藏不足支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贍數世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陛下矣夫陛下以四海為富豈果不若嵩哉葢陛下積而有施而嵩獨積於無用

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耳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
盍去此蠹財惑衆之臣以全國家之元氣乎臣又聞數
年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以售其姦
陰險以肆其毒未有朝陽之鳳即為立仗之馬不為廷
杖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
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
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
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

幸厠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君既知姦慝復為緘黙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禄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豢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腼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葢既以身許國

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可
隱忍自全以貽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
以動人主一為所動非疎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
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
非不知左右援立皆有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密啟安
瀆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遑顧也臣非不
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糵安附則
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凡幾也臣既為

杌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彼之富為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徹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臣之生也臣以一死而易

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為與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一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死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天下並究臣不當訐大

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鄒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四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等鑑不空則姸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厠乎其間者也萬宷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覿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金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宷又以邪僻濟之則其寵賂之彰國家之

敗臣不知其所終矣且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以此巧人偽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予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并將萬宷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新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矣

請均加餉疏　程維瑛

謹奏為全楚派額非常下邑艱危特甚懇乞聖明軫念窮宇亟賜裁處惠一方以綏四國事臣本賤儒備員下吏在班行不過幺麽論事寄止於籩豆分何敢言職何

足言屬者聖天子龍飛都禹績者以歲事辟臣追隨羣牢附於載見求章之誼仰覲日表鳳姿幾幸有躍躍欲吐者然於古計吏或對便殿或賜筆札俱廑清問陳疾苦今皇上千載一時正小臣可言之會也抑臣竊聞明主可與為忠言臣舍其職即何言溺其職固非忠也則亦就臣所居之地述臣所營之艱請得盡言而無誅耳臣所領竟陵為獻帝翦桐之邦世廟潛龍之邸其間民瘼二祖精靈實式憑之竟陵地處漢濱適當陵阜竟處

滄桑輒成窪瀦而自荊築沙洋河不西泛而東徙潛開泗港河不曲走而直衝遂無不災之年半是不耕之土令城西南縈環百里間萑苻如箐沙磧如邊淒然可念凡河伯所割據固千百年賦區也欲攝而問其額租一葉隨風者猶是順民羣聚嘯呼者大有逆志積抗數奸非一旦暮矣亦緣世廟南廵時派協良多事已而例仍不減既一困之乃至田已贍潞糧不盡隨苦攤民畝已重又重且二困之於是逃亡浸衆影射無算實三困之

所以年來逋案如山逋檄如雨考成之吏寥寥交阨而窘此耳奈何四十八年之加餉派至一萬七千哉夫一萬八千之正供尚多畫餅若一萬七千之加餉祇問石田耳臣受事以來所追之糧不止寅欠而卯曳所追之期每以辰出而戌停所追之民多是趙甲而錢乙籍無主名田無實稅桎梏充衢究號徹旦臣既負所學而甘為催科之臣民實輕厥生而甘為胥戕之民正徵帶徵左折右折而餉數又逼矣剜民之肉擢民之筋斷難應

此倍蓰𧙗令之官𦾔令之項亦何濟於軍需況前年半災去年全災粒𧂐不收請蠲未報即恐有怒目而蠕動者大可隱也臣非不知四郊多壘此乾坤何等時皇上其不以黑子之區變法為海内倡也亦明矣然他省餉盈十萬而楚省七十萬豈謂楚地廣哉重湖二瀆潛嚙暗侵者難詰矣豈謂楚地殷哉誅茅依渚風雨不蔽者彌望矣豈謂楚民好義哉其風壯烈其俗健訟士譟民譟兵譟屢見告矣若楚賦之原重臣不及詳而據見在

之加協竟陵特其最耳臣愚妄意廟堂主計第當依糧起例通計楚額而均權之五燕六雀適得其平而又不虧於成數此狂瞽之芻說計無出此若堅持稅畝之說楚畝除淵沉而外有菻塍沙埸不值一文錢者有售陌連阡不償一歲泒者將能得之鬼輸而神運乎哉勝國二奸皆沔籍而竟産萬一遊釜之魚盜弄於潢池令一身耳所不遑恤後來當大費手也臣痌瘝二載荷恩瓦全謬謂加餉一節本國家萬不得已之權而昨日募兵

今日促餉急矣饒鄉哀此瘠里立見全楚之蕭條而竟之無孑遺矣縱未至蜩螗羮沸繹騷陵寢使噏箕揭斗之衆垂象名都銷沉王氣二祖於昭之神安乎不安乎睿衷念此必有惻然而動其隱者臣愚闇不識忌諱昧死上聞倘蒙光明燭照亟下所司通融分數顯示均役無觭重輕酌議楚餉大蠲竟餉則陵宫安而楚安楚安而天下舉安臣雖斥譴有餘榮也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郭正域

今年二月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寓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渙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袁渙等苦告不去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顧與聞又月餘而臣始奉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矣奉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各部院衆看來說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

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
時三輔臣皆然臨别時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
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
部併各處訴告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
政司票有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旨未下華
越投揭臣部大畧謂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臣當批
儀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時華
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旨處分令越去奉聖旨華

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羣黨輙叅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叅看來說欽此臣以為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怒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偏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不勘則

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於王疏則以為當勘而今於各宗之疏則以為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分在皇上臣何與之有既而奉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既已會同叅勘着行與該撫按從公悉心勘問明白具奏欽此臣又行文間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尊既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

正在疑懼中難以張皇恐涉好名有傷雅道又數月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畧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不下萬言例該即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抄謄上煩御覽臣部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鈐記次日仍命該司抄謄數本分送各部

其事之始末如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呈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以為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於天下聽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為行止臣不意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質何敢欺誑皇上試謂此等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

誰敢於二三千里之外冒昧擔當乎葢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皇上試問撫按并在事司道府縣諸臣有一事相關豈能為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頤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足服人又每事過持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

謚與奪人之謚皆不過為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乞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

再請建儲疏　樊玉衡

為冊典垂成異議復出天意中格人心轉疑懇乞聖明深為宗社至計早正儲位並舉藩封以貽萬世治安事皇長子之必為太子也天下所共知也我皇上平日雖

間有難色然不過曰待其稍長再遲一年初未嘗有所謂留侍中宫之說今天地祖宗垂精儲思於上四海臣民延頸企踵於下萬口一辭想見冊立而忽然藉口於立嫡之訓以脫手於親王之封我皇上之謀雖工而人心愈不敢信皇上之說雖辯而人心愈不敢從天下耳目豈能盡塗乎臣試揣我皇上之心不過曰此均吾子耳長幼已定名分自存冊為太子固當為天下主封為親王亦不妨為天下主羣臣汲汲皇皇何為哉不知千

石之重加銖兩而移况今黄貴妃專寵宫闈衆共指目天下人心能信我皇上之無意而不能不疑貴妃之有意能信我皇上之無他而不能不疑貴妃之有他宦官宫妾當前而逢左右近習見利而合異日事勢其能逆覩我皇上何不一割衽席之愛而貽宗社無疆之休耶且輔臣志皐臣位皆我皇上新拔之夢卜之中而元輔錫爵又獨際君臣魚水之遇四海仰望在此一舉相與唯唯諾諾展轉附和陰翊嬖倖之蠱邪陽塗輿師之視

聽顯邀翼戴之虛譽暗市觀望之私恩成受其榮敗不
與禍里克之中立將見於今鮑牧之誰非又在其後彼
時臣子雖復捐軀決脰何補毫毛臣不知此三臣者何
以謝天下而皇上亦安用此三臣為也臣竊為皇上今
日計誠無難者冊立太子是二十年之旨也併封親王
是今日之諭也我皇上兩信而俱行之抑宮壼之私昵
奮乾綱之獨斷皇長子照舊冊立皇第三子第五子一
併封王將見根本固而枝葉立茂億萬年磐石之業其

孰加於此哉

劾次輔丁紹軾疏　吳裕中

為朝廷恩禮不薄輔臣黨惡有據敢冒陳愚悃仰祈聖裁速賜罷斥以勵臣節以奠宗社事次輔丁紹軾本一奸邪巧令小人其入閣一疏矢口經濟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隳實有題目而無文章臣初慹焉心折以為或出忠愛近被臣同官趙應昌有言乃輙具疏求去至再至三佯喜佯怒巧作如簧之波陰結倚叢之局而其人

之中藏已逼露矣如明旨中口快心直四字不過爲次輔解嘲存體之言絡軾次疏千喜萬喜感皇上賜此一語亦既以爲特達之知又曰何嘗盡直曰開口幾何豈贊襄四月來尚有匿腸尚爾捫舌乎抑以爲皇上之知遇有未深而圖像有未肖也至皇上遣官諭留恩禮備加或者謂大臣之用心非衆人之可識乃三疏口口聲聲咬定題目重復發揮只謂緣馬世龍而去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夫世龍一操戈環甲之武臣耳世龍之去留

何足以謝天下何足以報皇上當今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橫人情慘於蜩螗國勢危若累卵如此重大題目絡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揆席文章僅借輕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真有不可解者從來邪正消長之界多由大臣依違苟且遂成莫挽之勢方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稱受特達恩遇以乂安宗社者其道安在是騙官者次輔隱實者次輔有題目而無文章者次輔悞國欺君莫此為甚尚爾播弄唇舌嘵嘵啍啍此臣

所中夜腐心憤不顧軀而未敢緘默自安者也伏乞皇上立賜乾斷蚤斥紹軾則政本之地擴然肅清從此創懾羣奸保全善類則國是尚有可為之機天心尚有可回之路民生幸甚宗祊幸甚臣得從龍逄比干於地下所甘心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陝邊防秋事宜疏　　王之誥

一申嚴將令將令奉璽書得便宜行事而不能約束士卒者以畏避譏毀莫能用法也今宜振飭頽風凡一卒

不用命者許諸將斬首以徇使其畏將不畏敵乃可以
收破敵之功一加慎墻守乗障拒敵最得地利然將領
驕惰未嘗登陴而守軍士以迎送撤調往往缺乏故敵
得穿塞而入宜禁革前弊使聯絡拒守不如令者治以
軍法一增官協防陜西邊城遼遠提調綜理勢不能周
宜調三鎮廢閑將官率家丁協守如勞績可紀一體薦
錄僨事者併治以重罪一扼塞要害延綏鎮至清平至
常樂雙山地最孤懸獨以米脂一線之路轉運芻糧而

中隔魚河歸德二堡為邊極衝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驛為運道咽喉宜增設重兵防守預探軍情一遇警告引兵先扼其險與諸路相犄角無使彼得據險以撓我師一議處兵備定邊副使張守中雖稱病乞休而職事修舉如故宜令暫管秋防候代至别處自今邊方二司等官勒限到任革從水程仍移文任所原籍趣令之任違者劾治一議處有司鎮原平涼崇信三縣皆係邊方不宜久缺正官請就近擇有司之良者調補

一互明哨探延寧二鎮沙漠平衍哨卒無所趨避故彼中動靜不得預知宜與山西偏老互相傳報一嚴慎撤兵秋防將畢將士勞苦日久輙先逃歸故彼得乘隙內犯臣竊計九月以後正當燒荒之時宜遠哨三四百里外果無形踪然後燒荒既畢然後撤兵庶外謀可伐而秋防可以無虞矣

請復建文年號疏　鄭宗載

為懇復尊號以彰聖德以植綱常以遵古制事臣聞帝

王受命啟萬世之鴻規史氏載筆昭一代之大統是以春王正月春秋必書編年紀事綱目攸垂雖言動起居遊觀燕樂之細錄為必詳而況繼世承統萬古之綱常所係千載之是非攸關而可因循沿習置而弗問乎臣愚嘗見漢賈誼當孝文時有三流涕六太息之感唐魏徵處太宗朝有三劄五規十思十漸之條彼皆欲使朝廷為所欲為不遺口實於他日故効計陳忠惓惓不已也今我皇上明聖之德遠過漢唐而臣芹曝之志不異

貫魏則凡綱常之所宜明古制之所宜遵者敢不忠言直陳而可緘默隱忍苟且服官以自外於聖明之朝乎伏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退而避位延及於今未隆尊號祭享無聞行道之人欷歔嘆息臣嘗徵往牒當建文君遁後成祖入宮誤認帝屍葬以天子之禮致祭甚哀夫既葬以天子之禮則必饗以天子之祭既饗以天子之祭則

必尊以天子之號編以天子之年而何自成祖至今九十餘年之内曠典缺而不舉惟英宗七年張太皇太后名内閣諸臣問以朝廷何大事未辦時閣臣楊士奇對以建文之號宜復孝孺之禁宜開太后領之未及行而崩過此以往鮮有諫議及此者皇上登極以來於今數年矣臣以為必發明詔上尊謚復年號而竟默默無聞此臣所以惻然深悲而願為進說者也夫我皇上方欲明倫敷教端範移風於海宇之間而忍使綱常不明古

制不遵為之臣者又復緘默隱忍茍且因仍豈人臣忠君愛國之心哉臣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以建文享國四年歷年未久帝號可勿復也臣歷觀前史漢殤帝僅八月而號曰延平沖帝僅三月而號曰永嘉唐敬宗僅二年而號曰寶歷閔帝僅四月而號曰應順而又何辭以謝四年之建文乎意者以建文君道有虧帝號可勿復也臣歷觀前史晉以懷愍式微之君而有永熙建興之號宋以徽欽暗弱之主而有建中靖康之號而又何

辭以解夫當年詔諸將無使有殺叔父之名之建文乎
又意者以建文與成祖昭穆失序欲進建文於成祖之
上則倫次非宜欲位建文於成祖之下則君臨不次帝
號可勿復也然論親親之誼則以昭穆為序而論貴貴
之典則又不必以昭穆為拘循小節而背大義此陛下
所宜深籌長慮者也夫任喜怒之私者不可以貞度聋
愛憎之情者不足以制法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聖意
必觸天怒嘵嘵衆口定有物議但以臣忝居館職設一

日有累朝實錄之詔使臣秉筆以忝末議則昭是非垂勸戒亦臣史館之職也與其貽譏於後世孰若披陳於今日使陛下有盛德之舉千古無遺議之興乎伏願我皇上寛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言垂神俯納勅諭部臣復此曠典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湖廣通志卷九十一